

<<蓝房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蓝房子>>

13位ISBN编号：9787539931173

10位ISBN编号：7539931175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北岛

页数：18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蓝房子>>

内容概要

《蓝房子》是诗人北岛的散文集，写他在国内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忆、所历。北岛的散文如他的诗一样优美，高雅，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他娓娓道来，如谈家常，亲切而自然，使人阅读轻松，有陶然之感。

<<蓝房子>>

作者简介

北岛（1949年8月2日 - ），原名赵振开，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蓝房子>>

书籍目录

一颗温润明亮的珍珠辑一 艾伦·金斯堡诗人之死盖瑞·施耐德纽约骑士克雷顿和卡柔异乡人迈克上帝的中国儿子约翰和安美国房东帕斯蓝房子辑二 彭刚波兰来客胡金铨导演证人高尔泰单线联络辑三 南非行乌鸦猫的故事家长会女儿夏天纽约一日辑四 搬家记开车记上学记赌博记朗诵记后记

<<蓝房子>>

章节摘录

辑一艾伦·金斯堡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

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

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一九八三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

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秘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

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是我的异类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五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

刚到艾伦就请我和我妻子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

作陪的一位中国朋友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气鬼。”

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

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账，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

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

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

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

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

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

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络起来。

一九九〇年夏天，我们在首尔*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

艾伦总是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韩国的官员们谈释放政治犯，谈人权。

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

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

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

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

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

你他妈知道吗？

这是我的好朋友！

中国诗人！

“官员只好赔礼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

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我问艾伦为什么总是打领带。

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们谈人权；再者呢，他狡猾地一笑，说：“不打领带，我男朋友的父母就会不喜欢我。”

在首尔，会开得无聊，我们俩常出去闲逛。

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到处偷拍。

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黏满蟑螂的胶纸。

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

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

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

<<蓝房子>>

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

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

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

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吗打电话？

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妓女？

但实在太渴了，我们又去比划，作饮茶状。

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晚上，我们来到首尔市中心的夜总会。

这里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

没待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

”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

他们一眼认出了艾伦：“嗨！

你是金斯堡？

”“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

”众人大笑。

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

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

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

他讲起凯鲁亚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

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

”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迷，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他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

我甚至可以想像，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色爬进窗户。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

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

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

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

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

”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

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

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

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

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

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

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

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

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

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单地抛在那里。

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

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

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

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

<<蓝房子>>

他老了。

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下午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艾伦今天凌晨去世。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一片空白。

傍晚我给盖瑞·施奈德打了个电话。

盖瑞的声音很平静。

他告诉我最后几天艾伦在医院的情况。

医生查出他得了肝癌，还有三五月可活。

艾伦最后在电话里对他说：“伙计，这意味着再见了。”

我记得曾问过艾伦，他是否相信转世。

他的回答含混，几乎是否定的。

他信喇嘛教是受盖瑞的影响，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

他家里挂着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师指点，每年都到密西根来参加禅习班。

他和盖瑞不一样，信仰似乎不是通过内省获得的，而是外来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

他的禅习班离我当时的住处不算远，他常从那儿打电话，约我过去玩，或溜出来看我。

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纳堡（Ann Arbor）有个喇嘛庙，住持是达赖喇嘛的表弟，艾伦的师傅。

在喇嘛教里他是个自由派，比如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众多喇嘛的攻击。

我想他的异端邪说很对艾伦的胃口。

艾伦请我去听他讲道。

这是我有生头一回。

说是庙，其实只是普通的房间布置成的经堂，陈设简朴，地板上散放着一些垫子。

艾伦是贵宾，我又是艾伦的客人，于是我们被让到显要的位置，席地而坐。

听众四五十，多是白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

住持方头大耳，一脸福相。

他先介绍了艾伦和我，然后开始讲道。

那是一种东方的智慧，讲的都是为人之道，浅显易懂，毫不枯燥。

艾伦正襟危坐，双目半闭。

东方宗教有一种宽厚的力量，息事宁人。

再说对像艾伦这样西方的造反者来说，只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才能向其传统挑战。

而艾伦在东方又恰恰选择了一种边缘化的喇嘛教，把自己和一块粗犷而神秘，充满再生能力的土地与文化结合起来。

艾伦的眼睛里有一种真正的疯狂。

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

他用一只眼看你，用另一只眼想心事。

他送我一本他的摄影集。

在这些黑白照片里，你可以感到他两只眼睛的双重曝光。

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伙伴们，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涣散，即使笑也显得很疲倦。

在艾伦试图固定那一瞬间的同时，焦点显得游移不定，像他另一只想心事的眼睛。

声音沉寂，色彩褪尽，他让人体验到消失的力量，一种真正的悲哀。

有一张是艾伦的自拍的照片。

他赤裸地盘腿坐着，面对浴室的镜子，相机搁在两腿中间。

他秃顶两边的浓发翘起，目光如炬。

这张照片摄于二十多年前。

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

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艾伦是我的摄影老师。

<<蓝房子>>

一九九〇年在首尔，他见我用傻瓜相机拍照，就嘲笑说：“傻瓜相机把人变成了傻瓜。

”他建议我买一个他那样的手动的Olympus微型相机。

他告诉我，这种相机轻便小巧，便于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制，你能获得你想获得的效果。

但现在已不生产了，只能买到二手货。

他警告说，千万不要用闪光灯，那会破坏空间感，把景物压成平面。

最好用高感光度的胶片解决曝光不足的问题。

第二年春天在纽约重逢，我真买到了一个那样的相机。

艾伦问我在哪儿买的。

这位二手货专家在手里把玩着，对新旧程度和价钱表示满意。

接着他教我怎样利用光线，以及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夹紧双臂，屏住呼吸，就这样——咔嚓咔嚓，他给我拍了两张。

艾伦总是照顾那些穷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伙计们。

据说他多年来一直接济诗人科尔索（Gregory Corso），买他的画，给他生活费。

我在艾伦的公寓里见过科尔索。

他到之前，艾伦指着墙上几幅科尔索的画，一脸骄傲。

科尔索很健硕，衣着随便，像纽约街头的建筑工人。

我们坐在方桌前喝茶。

艾伦找来我的诗集，科尔索突然请我读一首我的诗，这在诗人之间是个奇怪的要求。

我挑了首短诗，读了，科尔索咕嘟了几句，好像是赞叹。

艾伦坐在我们之间，不吭声，像个证人。

然后他请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

路上科尔索跟艾伦要钱买烟，艾伦父亲般半信半疑，跟着他一起去烟摊，似乎怕他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蓝房子>>

后记

本集收入的散文二十八篇，写于一九九七年年初至一九九八年夏天，先在某电台“作家手记”专题节目中播放，后散见于港台报刊。

其篇幅受到播音时间的限制——每单元两千多字。

长点儿的，由两个以上的单元组成。

写散文我是个新手。

起初是为了养家糊口，写着写着却发现了另外的意义。

写诗写久了，和语言的关系会相当紧张，就像琴弦越拧越紧。

一断，诗人就疯了。

而写散文不同，很放松。

尤其是在语言上如闲云野鹤，到哪儿算哪儿，用不着跟自己过不去。

当然，那也是一种讲究。

我想，写散文的诗人是不大容易疯的。

不过疯不疯。

自己说不算数。

<<蓝房子>>

编辑推荐

《蓝房子》是由北岛编著的。
诗人之死，并没有这大地增加或者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